

都梁兒女

万相龙

著

陈素心题

印

万相龙 著

都梁儿女



江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都梁儿女 / 万相龙著. -- 南京 :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214-13983-2

I. ①都… II. ①万…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6201 号
.....

书 名 都梁儿女

著 作 万相龙
出版 统 筹 徐 海
责任 编 辑 王 溪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淮安日报社》印刷厂
印 刷 《淮安日报社》印刷厂
开 本 规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5.5
字 数 354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214-13983-2
定 价 49.80 元

内容简介

本作以苏北地区上世纪五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乡村为题材。主人翁战斗英雄赵子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身负重伤,回到苏北一个叫老龙湾村的家乡。为了改变乡村面貌和村民的生活状况,奋力操劳五十多年,父、子、孙三代人连任村支书,改变了老龙湾贫困暗淡面貌,步入幸福光彩的风景。

初期,赵子祥带领村民在泽兰湖中打野鸭、在山水中辟鱼、挖野菜、野果,精心为村民们度过艰难的生活;投入一场场艰苦卓绝的战斗,筑坝、打沟、割麦、种植山芋,度过严重的饥荒,确保村民的温饱。儿子光杰退伍后,在县乡领导推荐之下继任老龙湾村支书,与天斗,与地斗,将老龙湾秃石山改成生态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老龙湾相比城市,有吃没钱,有粮没房,为发展乡村企业,绿山改水,积劳牺牲在山野之中。孙子宗元目睹前两辈劳作经历,努力学习,寻出国内外搞经济发展成功之路。对家乡作了巨大的投入,彻底改变了老龙湾人的生活线路,进入了城乡一体化,改变成全国闻名的生态旅游发展之地。

本作展示了中国乡村民风民俗,传统人文美德,将人与人之间的爱心爱意描述得无微不至,塑造出中国共产党基层干部为民奉献的光辉形象。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有山必有水，水随山转，山因水活，山静水动，阴阳互生。山，绿化天野，贡养生物；水，滋润万物，哺育人生。

山岳高耸，直入云霄，凌空出世，得天独厚。山，万物之所仰，草木生，万物植，飞鸟集，走兽聚，四方益取。水常流不息，普及生灵植物，有德；水下流，或方或长，和顺循理，有情义；水穿山岩，从无惧色，有勇气；水，源西向东，有恒志；万物入水，荡涤污垢，有善施职能。

山水是真实的“君子”，芸芸众生与山水相容，以山水品性为楷模，与山水同行。

目 录

第一章 风生水起	(1)
第二章 落地生根	(29)
第三章 百废待兴	(55)
第四章 枯树逢春	(83)
第五章 欢欣鼓舞	(109)
第六章 春风化雨	(135)
第七章 战天斗地	(160)
第八章 战火纷飞	(184)
第九章 人定胜天	(209)
第十章 荒唐年代	(231)
第十一章 荒诞不经	(256)
第十二章 玉汝于成	(284)
第十三章 艰难困苦	(310)
第十四章 柳暗花明	(336)
第十五章 天地群英	(362)
尾声	(389)

第一章 风生水起

一天下午，白云遮挡着太阳，露出半边挂在第一山山顶。天高地远，气象万千。

子祥父亲坐在走廊里那张藤椅上，闲瞅着几枚夕阳的碎片在石榴树枝叶间顽皮地跳跃。

围墙外，那棵老柿子树，将树枝探进院内，上面挂着累累的果实。

那只胖得出奇的黑猫趴在围墙上，在梧桐树的阴影里呼呼大睡。

走廊内西角顶上有个好大的燕子窝，里面冒出一阵阵叽叽喳喳叫声，有几个小燕子发亮的小脑袋探了出来。一对大燕子精灵一样从远处飞来，并没理睬坐在走廊东边的老邻居，径直向燕窠里落入，燕窠里的叫声立刻又大了起来。

父亲扭头看着吵闹的“小邻居”们，笑眯眯地点了点头。

院子里，水秀母亲刚放出笼子里的一群鸡子。它们一个个抖擞



抖擞翅膀，奋力在一个旧脸盆里啄食玉米粒。那条五个月大的小花狗不安稳，把一只体形肥硕的芦花鸡撵得满院子贼跑；其它的鸡子并不理会，仍在聚精会神，匆忙地吃食；连那只平时趾高气昂的大公鸡也不顾形象，头也不抬地来回啄着。

两只白鸭倒安静地在自己专属的木槽里吞着菜叶、米糠、稻谷拌成的食物。

一阵好听的“黄梅戏”曲调突然响了起来。

是父亲的手机铃声。

父亲放下茶杯，从衣袋里拿出手机，看了一下号码。

是孙子宗元从法国打来的。

父亲打开手机，微笑道：“喂？”

宗元说，没什么事，就是问候一声。爹爹奶奶身体还好吧？父亲答应了，说是身体很好。宗元说，我现在法国波尔多，还是住在那个葡萄园主的庄园里，这里的空气真好。宗元又说，人家酿的葡萄酒也好。父亲听宗元这么一说，仿佛也能看到似的，点点头，说，那你好好学学，别辜负了乡亲们的期望。宗元说，不会的，我正在认真地考察。我了解过了，波尔多这里的气候、水文、土壤，倒和我们老龙湾有些相似，我想如果联营能成功，老龙湾肯定也能酿出很好的葡萄酒。父亲说，那你要用心一点了，好好向人家学习。宗元说，是，我会的，我正在学习呢。又问家乡天气怎样，说是这个夏天气候反常，全世界都热；如果热了，别舍不得开空调。父亲说，天气还好，前两天刚下了一场大雨，降了温，也不用开空调。宗元说，天气不热就好，又问，奶奶的身体还好么？父亲说，你奶奶的身体很好，刚才出去买鱼去了，是专门为“俏桥特”买的——这东西，嘴刁着呢，它除了鱼，什么也不吃。宗元又问“俏桥特”胖了吧？父亲说，还是那样，就是更调皮了，正撵着芦花鸡呢。宗元问，“墨咪”呢？父亲说，正在墙头上睡觉呢。宗元又说，看样子我还要推迟几天才能回去呢，这边的事比较多。父亲说，在外边，要注意身体。宗元说，知道了，爹爹，我要挂电话了。父亲答应了，说行。宗元便挂了电话。

这时候,水秀母亲买鱼回来了。

“俏桥特”见母亲回来了,放过芦花鸡,一溜子跑到了母亲的脚边,抬起头来“汪汪”叫了两声。母亲笑着骂道:“去,去,馋嘴的家伙,过一会才有得吃!”

母亲很高兴,把菜篮子拎到父亲跟前,说:“老头子,今天巧了,你看!”把菜篮子又举了举,竹篮里有三条泥鳅、几条虎头鲨,一些小杂鱼,还有两条金色的大昂刺——“大昂刺有八九两重呢。”说完,又问了句:“跟谁打的电话呀?”

父亲说:“是宗元打回来的。”

母亲很高兴,说:“宗元是不是要回来啦?”

“不是,”父亲说:“宗元说还有一些日子才回来呢。”

母亲略有些失望:“还要些天呀?”

水秀母亲把小板凳挪到西墙边的自来水龙头下,边收拾鱼,边和子祥父亲闲聊。说话间那些小杂鱼已经刺刮好了,水秀母亲又收拾那两条大昂刺,两只昂刺“昂昂”地叫着,发出很大的声音。水秀母亲站起身来,甩甩手上的水,对一直在脚边蹭来蹭去的“俏桥特”说:“去,去,玩一会儿去,过一会鱼才能烧好。”“俏桥特”摇了摇尾巴,又去调戏那只芦花鸡去了。水秀母亲径自进了厨房,一会儿,一阵鱼鲜葱蒜香气飘了开来。

父亲把走廊边的小方桌搬到院子心,放了两只小凳子,又把酒杯、筷子放好,想了想,又拿了两根火腿肠出来,放在桌边。

晚饭上了桌。一盘红烧昂刺鱼、一碗牛肉烧粉丝、一盘炒韭菜、一大碗青菜豆腐汤。母亲把电饭锅放在桌下,端了碗问:“宗元有什么事呀?”

父亲说:“没什么事,说是天太热,让你保重身体。”

母亲把烧好的小杂鱼盛在一只大黄碗里,少拌了一些米饭,放在桌腿下,对一直蹦蹦跳跳、摇头摆尾的“俏桥特”说:“吃吧。”“俏桥特”欢呼一声,兴高采烈地吃了起来。

母亲又照例在两只玻璃杯里各斟了半杯酒。



父亲说：“倒满吧。”母亲犹豫了一下，将父亲的酒杯斟满了酒，说：“超过二两了。”父亲说：“不碍事。”又补了一句：“今天高兴，多喝一点。”端起酒杯，轻轻地呷了一口。母亲也喝了一小口酒，放下杯子，看看桌边的火腿肠说：“‘墨咪’这时候还趴在墙头呼呼大睡，不想吃呢。”父亲点点头，说：“‘墨咪’是老了。”母亲喝干了杯中的酒，在桌边的电饭锅里盛了小半碗饭，说：“你慢慢喝，我陪你。”父亲点点头：“你吃饭。”母亲把一条昂刺鱼夹到父亲面前的空碗里，说：“昂刺好吃，你多吃点。”父亲说：“你也吃一点，”想夹一些给母亲。母亲忙阻止：“不用了，你自己吃。”又说：“老头子，宗元也不小了，该结婚了。”父亲点点头说：“是呀，上次去法国前，我跟他说过，他说再等等，到把葡萄酒厂办起来，才好安心结婚。”母亲想说“那要是办不起来就不结婚哪？”话到嘴边，又忍住了。父亲知晓母亲的心思，说：“你不用担心，迟早还是要结婚的，这回等他从法国回来，我再说说他。”母亲稍微叹口气，说：“我担心什么，我才不担心呢。”说完，终究还有些不放心，“等他回来，那你催催他。”父亲道：“晓得啦。”

吃罢饭，收拾好，父亲和母亲照例到流花河南边的马路上去散步。

路上有不少三三两两的村里人也在散步。不时，有村里人跟他们打招呼。

父亲和母亲客气地点头，应和着。

田野里，稻子正在秀穗。

路边上，不知谁家的花生正长得葳蕤，几棵向日葵谦恭地弯着腰。

母亲和一个村里人打了招呼后，对父亲说：“明天去看看四婶吧。”

父亲忙问：“四婶怎么啦？”

母亲说：“我下午买鱼的时候，碰见了菊花，她说四婶这几天身体不太好。”

“不要紧吧？”父亲问：“没上医院？”

“上了年纪了。”母亲说：“没上医院，说就是有些不舒服，不用上医院。”

父亲说：“上百岁的人了，我上次去看她，见她在大樟树下剪鞋样子呢，精神倒挺好的。”

“四婶眼睛真是好。”母亲说：“连个老花镜都不戴。”

父亲说：“明天去看看。”

父母亲散步回到了家，“新闻联播”正好开始。看完新闻，听了天气预报，又调台看了一出“黄梅戏”，子祥父亲关了电视，说，“睡觉吧。”

澄明的月光从窗口照了进来，一片柔和。母亲说：“过几天是你的生日，他们小辈都说要热闹热闹。”父亲说，“他们奔波劳碌的，算了吧。”母亲说：“伢子们都打了电话，说是已经商量好了。”父亲说：“那你就准备准备，多买些菜，我明天再给‘鱼贩子’家说一下，也让他给准备一些好鱼。”母亲说：“晓得了。”

“睡吧，”父亲说。不久便响起了轻微的鼾声。

那时候，房屋里弥漫了月光，照在熟睡的父亲母亲的身上，照在屋里的地板、家具上。

睡梦中，子祥父亲听到了燕子的呢喃。

第二天中午。父亲和母亲刚吃完饭，准备收拾一下，去看四婶。门外响起了汽车声，是宗元的女朋友许琳来了。这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孩，长得很漂亮。许琳一进院子大门，便热乎乎地叫起来：“爹爹^①！奶奶！”二老忙着站起来，母亲迎上两步，说：“小琳来啦。吃过饭了么？”许琳放下手里的一大袋苹果、香蕉、无糖奶粉，说：“吃过了，奶。”“怎么不到这儿来吃饭？”父亲一边问，一边放了一张小椅子到桌边。许琳也没坐下，说：“公司里来了一批客人，我陪他们在泽兰湖边的‘农家乐’吃过了，开车路过，顺便来看看二老。”许琳开了一家旅游公司，专门接待客人到第一山、泽兰湖游览。母亲说：“你那么忙，还来干啥呀？”父亲道：“你这个老婆子，说的是什么话。”许



琳和奶奶都笑了起来。闲话一会儿，许琳见小桌上饭碗没收，忙收拾起来。母亲拦着不让，许琳道：“奶，你跟我客气啥？”抢着收拾进厨房，洗涮好了，又说了两句话，便要走。母亲说：“不坐一会儿么？”许琳说：“不坐了，奶，我下午还有事呢。”父亲母亲知道她忙，不再挽留，目送着她走了。“多好个丫头，”母亲说。“是呀，”父亲应和道。

四婶，多年前担任过依山乡党委副书记，名叫周百玲。她正倚在河边分金亭里的美人座上，看着河面上飞下窜的蜻蜓。

这“分金亭”大有来历，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东周列国时期，管仲和鲍叔牙是一对好朋友，两人合伙做生意。一天，走到泗洲城（三百多年前被洪水沦陷）北面三十里的地方，见路边有一根金条，两人坐地等待失主，一直等到天晚，不见有人来找，便叫一个随从看守。他俩去找村庄住下。随从是一个私心很重的人，见主人离去，心中大喜，欲拾金条据为己有。谁知他刚弯腰拾金，金条却不见了，只见一条赤蛇向他扑来，吓得只喊救命。碰巧有一农夫路过，挥锄向蛇一击，将蛇断为两截。随从怕不好向主人交待，只得逃走。

第二天，管仲、鲍叔牙又到此处，见金条已断，没有了随从人，心中生疑。农夫下田也到此处，见断蛇成金，大惊。双方说明昨天的事情，农夫道：“真是天赐二位也”。农夫拾起金条，将长的一截给了管仲，短的一截给鲍叔牙，说道：“二位穿戴有别，必贫富不等，非老汉分配不均也！”管仲和鲍叔牙道：“你短衣小帽，更贫之，你应受之。”农夫笑道：“天未赐我，岂能受之？”管仲和鲍叔牙道：“天赐金于此地，本地乡民应受之。”遂把金条分给南北两个村庄的乡民。两村的村民深深感谢管、鲍二位拾金不昧、仗义分金的高风亮节。大家用此金购田布种，连年获得好收成。后人为了纪念管仲和鲍叔牙这种大公无私的分金精神，自筹钱款建了一个亭子，亭内立碑文，亭廊上书五个鎏金大字“管鲍分金亭”，并将南面的村庄起名为“管公店”，北面的村庄起名为“鲍家集”，两村世代弘扬管、鲍之风，民风淳厚，成为百里闻名的尧舜之乡。

明初,山东有个王员外,生有二子,待二子娶妻后,员外将财产分给两个儿子。小儿子认为分家不均,大吵大闹,全家不得安宁。王员外大骂儿子无理取闹,只恨自己生了不肖之子。小儿子见父亲不予理会,便离家外游。一天,路过分金亭,听了管仲、鲍叔牙分金的故事,自觉有愧,便回家不闹了。王员外知其原因,便对管仲、鲍叔牙感恩不尽,在亭东面立石碑一块,碑上刻有一首《满江红》,赞管鲍分金。

明末,因年久失修,亭子破烂。附近乡民上书州里,要求重建“分金亭”。州里拨重金给泗洲县令赵镜元。赵镜元贪污无度,将分金亭草草重砌,四面堵塞,游人不得入内还大喜功地在这亭西竖立石碑一块,碑文是“春秋反复,唯我留古迹;此道千古,愿今有继人”。赵镜元在此想垂名千古,谁知竖碑不久,周围百姓知他贪财,便将碑上“赵镜元”名字和他的碑文等字凿去。可见自古以来百姓都恨贪官。

抗日战争时期,彭雪枫师长率领新四军四师来到湖畔,曾特地和官兵一起到亭前听群众讲述分金的故事,他也曾留诗一首:“五略贯诸侯,英明万古留。分金遗迹在,精神足千秋。”

管鲍分金亭故事是我国古代一个重义轻利的实例,是中华民族历来推崇的道德风尚,经久留传。分金亭的故事,在这片土地上一直经久不衰,成为一种经典。如今,以分金亭命名的酒业在省内外赫赫有名。

一位诗人曾填有“望海潮”一词,怀想分金亭:“南徐故制,东吴新郡,兴衰美酒飘香。镇控江淮,带连湖海,鲁公子敬家乡。多少好儿郎,倩汴河月色,洪泽波光。贾集商云,文拥武聚,华锦篇章。遗风自古悠长,念叔牙管仲,醉倒佳良。拾路分金,遭途散德,炉烟饱满亭堂,松柏蔽骄阳。有四方来客,八表归良。堪受吴娘一礼,押酒劝千觞。”

时日既见,分金亭又已倒塌,直到年前,宗元走马上任,当了村委会主任,才又重新修建了起来。



这分金亭离青龙桥只有一箭之地，临流花河而建，前面流水潺潺，后面翠竹摇摇，其间点缀碑刻假山、都梁香草，甚是美观，成了一处胜迹。观赏游览的人络绎不绝。此是闲话，不提了。

四婶虽老眼快，早望到了父亲和母亲，对正在为她捶腿的重孙女菊花说：“你三表爹表奶来了。”菊花站起身，对正从河边台阶上走下来的两位老人叫了声：“表爹，表奶，你们来啦？”二老答应着，已到了分金亭边。

“四婶真有雅兴呀，躲在这里看蜻蜓呢。”父亲开着玩笑。“下雨天打伢子——闲着也是闲着，”四婶笑着说：“子祥水秀你们两个今天怎来啦？”

子祥应声道：“我们也来看蜻蜓。”

“昨天菊花说你身子不大舒服呢”，水秀母亲说，“咋又到水边来了，这块湿气重。”

四婶笑笑说：“睡了一夜觉，又吃了许琳给抓的副中药，觉得好多了，就来这坐坐。”

菊花说：“我说不要来，不要来，老太偏要来，看，表奶也是这样说吧。”

“前几天咋的啦？”父亲问，“哪块不舒服？”

“也没咋的，就是头脑有些不快活。”四婶说，“这么一把年纪了，动不动头疼脑热的，看来要上西天喽。”

“老太！”菊花娇嗔地叫了一声，“你怎老是这样说话呢。”

“这伢子！”四婶笑道，“我都不忌讳，你反倒迷糊了。”

“菊花说得对。”母亲说，“你不要说这样，别伤人的心呢。”

“我都一百多岁的人了，怕啥？”周百玲说，“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又问父亲说，“子祥，我说得可对？”

父亲摇摇头，笑着说：“四婶是老有理，哪有不对的？”

四婶得意起来说：“咋样？子祥也说我对呢！”

菊花嘟起了嘴说：“老太，表爹是哄你开心呢。”

“知道，知道！”四婶说，“子祥你看，‘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菊

花天天看着我，把俺管得直腿直脚的，水秀呀，你赶紧替她找个好人家，让她出门^②。”

“我才不出门呢，”菊花摇摇头，“我就要在家服侍你。”

“这伢子缺窍。”四婶笑哈哈地拿菊花开玩笑说，“我这么个老妖怪，服侍的人多呢，还差你一个，给俺赶快出门是正经的。”

菊花正要搭腔，四婶忽然伸手指指青龙桥：“你们看，那是不是小敏哪？”几人顺眼往青龙桥一看，见一个约摸三十多岁的女子，左手牵着一个孩子，背上背了一个孩子，后边还跟了一个孩子，右手手上拎着一个塑料袋，低着头匆匆赶路，看那女人的形象，颇给人一副伤心的感觉。水秀忙摇摇头说，“不是！不是！”一边挡着四婶，偷偷摇摇手。父亲母亲已经看清了那女子，心里都是一咯噔，可当下又不能表露出来，于是，水秀母亲说，“都说四婶眼睛好呢，看错人了吧，那是什么大敏小敏了？”

“不是的么？”四婶犹自不信：“子祥，真不是小敏吗？”父亲摇摇头，说：“恐怕是四婶认错了人了。”四婶点点头，又摇摇头，叹口气：“不管是不是，算了。”

一只白鹭忽然从青龙桥那边飞来，落在了河的对岸，站在浅水边上，头一伸，迅捷无比地从水里叨了一条小鱼上来，头往天上一仰，咽下了肚子。

从远处窜来一只水老鼠，惊起白鹭，飞上了天空，水老鼠在水面上一沉一浮地向青龙桥下游去。

“看，水老鼠！”菊花叫起来。

四婶的目光从青龙桥上转了过来，看那只水老鼠游远了。四婶扭动了一下腿，对子祥父亲说：“子祥啊，我想请你一件事。”“噢，四婶怎么这么客气了。”子祥父亲说：“什么事呀，说吧。”

“我最近想去第一山再看一次‘神龙石’。”四婶说。“看‘神龙石’干么呀？”水秀母亲问。“不干么，就是想再看看。”四婶回答。

子祥父亲颇有些为难，想了一会儿说：“你想什么时候去呀？”

“就这两天，”四婶说，“行不行呀？”



“就这两天?”父亲有些惊讶地说,“干嘛这么急呀?”

四婶说:“我怕再拖拖,就看不到啰。”

“老太!”菊花又一次叫起来。

“四婶,不要这么说话。”母亲也说,“伤人的心呢。”

“好,不说这话。”四婶点点头,又问父亲,“子祥,不好办吗?”

父亲想想说:“也不是难办,就是你这几天身子不太舒服,让人不放心。”

菊花也说:“老太这几天吵着闹着要去看‘神龙石’,大家都不肯答应呢。”

四婶哼了一声:“嗯,要是宗元在家,保证马上就办好了。”

菊花说:“宗元哥就是在家,也肯定不会同意的。”

“就是,就是。”水秀母亲说,“宗元孝顺是孝顺,就不会为……”

四婶打断了母亲的话头,“有什么好担心的,我不说已经好了么?俺现在是‘吃嘛嘛香,身体倍棒’。”四婶学了一句电视广告上的话语,倒有模有样。

大家都笑了起来。

子祥父亲说:“这样吧,我回去安排安排,你先不要着急。”

“你可不能打马虎眼儿。”四婶说。

“哪能呢!”父亲说,“我回去就办。”

“你们家‘俏桥特’跟‘墨咪’都好吧?”四婶见看“神龙石”的事尘埃落定,问水秀母亲。

“好着呢!”水秀母亲说,“‘俏桥特’还是皮着玩,就‘墨咪’这些日子天天趴在墙头上睡大觉,火腿肠也不大吃了。”

“它和俺一个样,都太老了。”四婶说,忽然想起一事,又问:“子祥,你的生日过几天要到了吧?”

“四婶你记性真好。”父亲点点头说。

“不中用了。”四婶摇摇头,“我记得你六十岁生日那天,菊花她大喝多了,跌到了人家宾馆的花池里,是不是呀,菊花?”

菊花摇摇头,说:“我不记得。”

水秀母亲笑起来,说:“你那时才多大,咋记得?”

四婶也笑了,说:“看,是我老糊涂了,连菊花当时几岁都不记得了,子祥还说我记性好呢。”

正闲聊着,一个人远远地从青龙桥跑了过来,嘴里还叫着:“三爷,三爷!”

天气并不热,那人却满头大汗。

“什么事呀,大顺?”父亲问:“跑得这么急!”

许大顺用袖头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刚要回答,转眼见到了四婶,赶忙打了个招呼:“老太。”又对父亲说:“没什么事,没什么事。”母亲说:“不着急,坐下来慢慢说。”许大顺点点头,却并没坐下。“看你跑的,”四婶说:“火烧屁股啦?”许大顺咧嘴一笑,说:“有几个老干部要请三爷吃饭,打他手机又打不通,我跑了一趟三爷家里,不见人,问了才知道是在分金亭这边,早知道俺骑自行车了,也不用跑这么急。这不,我就跑过来了。”父亲点点头,对四婶说:“四婶,时候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四婶点点头说:“你先去吧,不要让人家等着急了。我再坐一会,你们有事就先去吧。”

父亲母亲走远了,大顺又向青龙桥边走去。四婶对菊花说:“丫头,我见大顺表情好像有什么事,这些日子留点神,看到底有些什么事,可不能给他瞒着了。”

菊花道:“他哪会有什么事呀?再说,老太你操那个心干嘛呀?”

“这是什么话?”周百玲说:“我不操心谁操心,你留意就是了。”

菊花答应了。

这时候,又见到两辆车,一辆“依维柯”,一辆“别克”,从青龙桥上开了过来,停在了离分金亭不远的地方,跟着便有八九个人从车上下来,直向四婶这边过来。菊花眼快,说车是市电视台的,怕是来采访的,大大也在这行人里呢。四婶说:“又来采访什么呢?”菊花说:“哪个知道。”正说着,一行人已到了分金亭边。一个衣冠楚楚,戴着眼镜的中年人到了四婶跟前,叫了声:“老太!”四婶应了。菊花大大便给众人介绍:“这是我奶奶。”众人一齐行礼,说:“老太好!”看来是